



# 父亲的味道

■韩辉

因为出差路过的缘故，没有提前给父母打电话便开车回了老家。一脚踏进大门，父亲正站在院子的石榴树下用水管冲洗裤腿。他的鞋子和小腿上沾满了新鲜的泥土，身边放着一个竹编提篮，里面装着刚掰下的玉米。

我冲着背影喊了一声：“爸。”父亲听过声音，扭过头。与父亲眼光相对的那一刻，我的心颤了一下。他不知道说什么好，只是脸上带着笑。最后，还是父亲打破了尴尬，他应了一声“回来了”，便又冲洗他的裤腿了。

他穿着的裤子，已经有一些年份了，黑色的裤管有些泛色，小腿边沾着的星星点点的泥土还没被水冲掉。

院子里的石榴树刚刚落尽花瓣，枝头挂满了大大小小的果实，有些没有褪去的花蒂红红的，像一团团火。父亲站在树下，显得很消瘦，那斑斑驳驳的光影笼罩了他发白的头发、沧桑的脸、树枝一样的手。

我问父亲干什么活了，弄得这么脏。父亲说：“灌地沿那一块地种了点早玉米，去掰了几棒子回来给孩子们煮着吃，吃不完的话可以拿到集市上去卖，这几天刚下雨，地里还湿黏着哩，就踩了一腿泥。”

灌地沿地是我家承包的一块庄稼地，大概有 4 亩。就是这块地，父亲

洒下了数不清的汗水，春种秋收，勤劳不辍。在这块地里，他种过芝麻、大豆，栽过西瓜，秧过红薯，每一粒果实里都有父亲辛勤的耕耘。灌地沿地，只是他种过的一小部分土地，我家的每一块地都掩埋着父亲的故事。从锄头、牲口犁铧到拖拉机、联合收割机，丰收的庄稼是他描绘的锦绣山河。

父亲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，对于土地，他们更像故交好友。现下，父亲老了，身体每况愈下，尤其是最近几年，腰腿疼越发严重，几经诊治，时好时坏。我曾劝他丢下那几亩田地，他不同意，说不习惯闲着，一闲着腰腿疼就会更厉害。我无言以对。我知道，他劳动惯了，离不开这土地，离不开那生机勃勃的庄稼苗，更离不开那

金灿灿的麦粒和玉米棒子。

父亲深爱着那土地，就像我深爱着的文字。土地是农民的根本，父亲爱他的根本，这并没有错。我尊重他的选择。

我蹲下去，替父亲抹掉小腿边的泥土，一股汗味从他身上散发出来。这味道那么的熟悉，这是父亲的味道，我忍不住潸然泪下，为他割舍不下的土地情结，也为我们做子女的对父母的照顾不周。



## 飘过夏天的蓝雪花

■董雪丹 文/图

第一次知道蓝雪花，是几年前同样热爱花草的朋友霞发给我一张图片，留言：“很可爱的小花，有你的名字哦。”查阅了一下，我惊喜地回复：“蓝雪花，别名蓝花丹、蓝雪丹，竟然占尽了我的名字。”霞说：“本来就挺喜欢这个小花，因着这个名字，更喜欢了。”感动，她可以因为一个叫雪丹的人，更爱一朵名叫蓝雪丹的花。我喜欢雪，喜欢蓝色，真好，这花儿都有。相信这世间总有一种花和一个人天生有缘，为人深爱——只是不知会不会于千千万万种花草之中遇到。很庆幸，我有一位知己，引领这次美丽的相遇。

和蓝雪花真是一见钟情，除却名字带来的天然的亲切感，还有一种骨子里透出来的亲与近。我喜欢花，却很少养到花开。桌上一直更多的是绿叶，是常见的绿萝和吊兰。见到蓝雪花之后，一直想拥有，却又不敢，总怕自己的爱变成致命的伤害。看了又看，拗不过自己，还是在一个暮春时节网购了一棵。没有想到，它一来，就带来一场蓝莹莹的花开。除了浇点水，我并没有给过它什么特别的关照，但它还是不管不顾、无怨无悔地开了。一直以为，自己只能养叶，不能养花，蓝雪花却不这么想，它颠覆了我对自己的认知。也许，这就是人与花的缘分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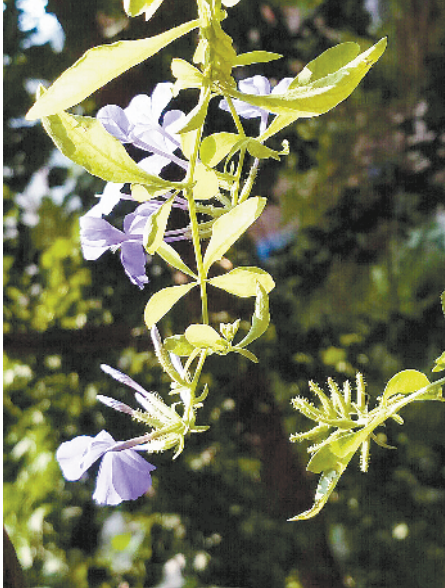
与我有缘的这棵小苗，在我的办公桌上边生长边开花，阳光一次次穿过它的花瓣，直抵我的心上。经过炎热的夏，到了凉爽的秋，蓝雪花竟然还是一次次笑靥成花。到了年底，它已开枝散叶，长成很大的一株。

面对桌上的蓝雪花，自然会不自觉地关注它。它的花朵长得不像雪花，“凡草木花多五出，雪花独六出”，五个花瓣的蓝雪花又怎么能和“六出冰花”相提并论？大概因为它们气息相通、气韵相融吧。蓝雪花的花儿是清清淡淡的蓝，自带清新高冷，花瓣轻轻柔柔的，摇曳在柔嫩的枝头，自有一份超然的飘逸。

真正地看到蓝雪花的心里去，是去年。这一年，因为膝部受伤，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修复期，同事把蓝雪花给我捧回了家，于是，我有大把的时间用心地凝视它，品读花朵的心事。而这一年，我的蓝雪花也开得格外动人——因为我差一点失去它——经历了一次虫害，几近枯萎，又一次死而复生。“向死而生的意义是：当你无限接近死亡，才能深切体会生的意义。”“一朵花的美丽在于它曾经凋谢过。”再看海德格尔的话，便有了更深切的体会。

为了让蓝雪花感受到自然的风，我把它放在阳台上。家住二楼，楼下院子里有两棵树，一棵银杏，一棵梧桐，都长得枝繁叶茂，阳台上的花儿就很难见到阳光了。该长大的紫茉莉一直娇小玲珑，该开花的风雨兰一直沉默不语，其他的花儿也越来越弱不禁风……只有蓝雪花，抓住难得一见的阳光，对着整个世界微笑。一枝缀着花朵的枝条从栏杆里探出身去，叶片和花朵都惊喜得闪闪发光，好像它独自拥有着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太阳。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，因为有它，心里又多出几分柔软。为它高兴，它的花朵可以自由地呼吸了；也为它难过，它的根还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。

被拘囿的蓝雪花还是开了一茬又一茬，虽然因为阳光不足有点孱弱，却始终铆足了劲地绽放自己，下了一场又一场蓝色的雪。我也一次又一次地看它的花开：一开始，枝头一串串绿色的小花苞在绿叶间并不显眼，仔细看，会发现花苞上有细细的绒毛，慢慢地，花苞会变长，变饱满，然后咧开嘴儿，露出一点点的蓝，之后蓝色开始一点点地向外伸展，开始是细长，舒展开，就是蓝色的花瓣。那种蓝，不浓也不淡，是恰到好处处的蓝，均匀柔和的蓝。循着花瓣清晰的脉络和皱褶，可以看到它曾经深藏、盛开后又一览无余的芯，那么柔，那么软，那么洁白，那么



清澈……虽然在炎夏里这淡然的小花会让人感觉到清凉，但我并不觉得它冷——有些冷，只是没有看到它的暖。说它高冷，也只是在赞美它的气质。

蓝，雪，每每念出这两个字，都觉得这种相守似是一种命中注定的缘分。它陪了我那么久，花开了那么久，甚至中间经过一个多月的沉寂，到了 11 月，蓝雪花又挥洒出一串花朵向我告别，带给我一串意外的欢喜。在那漫长的阳光不足的日子里，蓝雪花给了我我最沉默、最深情、最相看两不厌的陪伴，让我觉得不是我爱花儿，花儿亦爱我，让我感知到有一种情感叫不离不弃，有一种花开叫不辜不负。

打心眼里感谢蓝雪花，这么用心用力地、始终不渝地陪着我，伴我走过那些足不出户的日子。它让我深深懂得，脚步无法抵达时，思想可以飞翔。总有一种方式，可以感知美好、抵达自然……

## 赞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

■杨明堂

工程院院士钟南山，耄耋老人似壮年。接到武汉有疫情，日夜兼程向前赶。火车补票无座位，餐厅车里睡一晚。研讨疫情开完会，即刻走访去医院。发现病毒人传人，一锤定音广宣传。参加疫情发布会，除夕坚守第一线。大年初一查病房，几度哽咽泪眼含。指导研发试剂盒，加速检测争时间。新冠肺炎猛增长，疫情肆虐满武汉。面对严峻新形势，论证制订新方案。不进不出防传播，避免扩散和蔓延。秉承防疫先救人，砥砺前行信念坚。预测二月现峰值，病毒潜伏十四天。判定到了四月份，疫情防控现拐点。国际顶级杂志上，论文发表被登刊。应邀前往去欧洲，介绍抗疫好经验。南山青松永不老，冲在抗疫第一线。不怕千辛和万苦，功德无量美名传。